



Meet You
In The World

809 个岛屿，
204 个国家，
77 亿人，
2290 万分之一的几率，
多幸运，遇见你。

畅销书作家林笛儿
继《玫瑰引力》后又一暖心力作

好好相爱，
才不负相遇。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林笛儿
◎ 著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林笛儿◎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 林笛儿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691-8

I. ①你… II. ①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2844号

书 名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作 者	林笛儿
出版统筹	小丁猫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李梦佩
特约监制	贺 嘉
装帧设计	格·创研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9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91-8
定 价	3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深夜轻语	005
对门的男人	017
好久不见	029
双人舞	042
雨后没有彩虹	052
几度枫红	062
从你的世界路过	074
你欠我一个拥抱	084
我有这个资格	095
临界点	108
树影斑驳	118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30
我拿什么来爱你	139
恋爱纪念日	150

黑夜里的灯光	160
初恋那些小事	169
和玫瑰无关	178
一个人的星空	188
越过海岸山脉	200
那么远，这么近	215
我在那个角落又伤风了	225
一花一世界	238
画心	254
玻璃碎了	266
当海潮涌向礁岩	272
星光洒落	284
有一撮阳光	295
后记	312

每次直播前，夏奕阳都习惯单独待一会儿。

会议刚结束，头有点微晕。他慢慢走向走廊的尽头，宽大的落地窗外，天漆黑成墨，绵绵的冷雨无序地飘着。爱丁堡的二月和燕京一样寒冷，白天很短，夜很长。

他看了会儿雨，缓缓闭上眼睛，仿佛感觉到一股潮湿的阴冷穿过玻璃窗扑面而来。他知道这是一种错觉，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是爱丁堡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距离国际会议中心很近。中文卫视在这里租了一层以便播报世界气候大会时所用。酒店设施有着独特的英伦风情，室内的温度任何时候都如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五月。

不知怎的，最近产生错觉的时候很多。看书时、开车时、走路时，他都会突地听到一个清脆甜美的声音，脑中立马浮现出一张面容，嘴角俏皮地向上翘起，唇边两粒黄豆大的小酒窝昂然呈现，眼弯成两道半月，头微微歪着，神态娇柔。他四下张望，最后只得淡淡地苦笑。

“奕阳！”肩被人轻轻拍了下，他回过头，是导播江一树。

“Dylan 博士到了？”他收起所有的思绪，进入直播前的待命模式。

Dylan 博士是《世界地理》的专栏编辑，写过多篇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论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节目组动用了许多人脉才请到他来做今天的直播嘉宾。

江一树回道：“刚和他助手通过电话，已从住处出发。奕阳，我和你说件别的事。”他咂咂嘴，眉头蹙着，似乎有些欲言又止。夏奕阳身上有一种特别笃定的沉稳气质，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这是一个优秀的新闻主播所必须具备的，但江一树不确定在听完他所说的事后，夏奕阳端正的脸上还能否保持这份淡定。

“什么事？”夏奕阳微笑着问，没有露出一丝好奇之色。

江一树踌躇了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了过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她在爱丁堡。”

谁？夏奕阳的疑问没演变成语言，突地像有一道闪电掠过长空，大脑在一刹那的空白之后，心没有规则地狂跳不止。他松松脖间的领带，有些艰难地眨了下眼：“不可能，她在新西兰。”

这个消息还是四年前同学聚会时，她最好的朋友艾俐向其他人抱怨时，他偶然听到的。艾俐像个怨妇似的叹了口气：“什么朋友呀，去了新西兰也不吱一声，就在

QQ上遇到过一回，打了声招呼，然后头像就灰了。”其他人说道：“干吗去新西兰苦修，依她的条件，进省台没问题的。”艾俐撇撇嘴：“要求高呗，她的梦想是进中文卫视。”众人“哗”地齐刷刷看向他。那时，他刚进中文卫视，任新闻频道的外景记者。

江一树带有一丝同情地看着夏奕阳：“去年从新西兰过来的，在旅行社做导游，小娄新年期间带了个豪华团来爱丁堡，就是她接待的。你说，这世界小不小？”小娄是江一树的妻子，燕京环球旅行社的客服部经理，负责欧美这条线。

“导游？”夏奕阳的心里有什么地方轰地一下崩塌了。

她的脸圆嘟嘟的，自我解嘲说像十五的满月，上了电视，估计能占半个屏幕，这样的主播，哪家电视台敢要？然后她又自信满满地说，她机灵而又聪慧，可以做一个像肥肥那样优秀的脱口秀主持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她，她十七岁，挤在播音主持系一群大学新生中，像个看热闹的孩子。

江一树耸耸肩：“我听了也是吃了一惊，这是她的地址，直播结束后，你有时间就过去看看。”江一树把纸条塞进夏奕阳的掌心里，感觉到他的指尖微微颤了一颤。他担心地问道：“没事吧？”

夏奕阳抬起头，就这一会儿，脸上已平静如水：“当然，我很好。”

电梯口，一行人鱼贯而行，向摄影棚走来。江一树小声道：“Dylan先生来了，我们过去吧！柯安怡今天第一次上直播，你要带着她点。”

夏奕阳点点头，迎上前去和Dylan先生握了握手，熟练地用英文与他交流着直播时会提到的话题。Dylan先生是电视常客，非常熟悉这些套路，轻松地冲夏奕阳做了个“OK”的手势。

夏奕阳微笑颌首，一扭头看到站在摄影棚外的柯安怡，她那拽着直播提纲的手不住地在哆嗦。他淡淡一笑：“安怡，你只需按照提纲进行，节目中碰到串词、连线、互动这些环节，都由我来。”柯安怡是去年年底进的中文卫视，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外形靓丽，专业过硬，家境又好，很受台里器重。与她同时进来的，现在不是在做编导，就是在跑外景，而她一开始就上了播报台，不可谓不优秀。

“我怕我紧张念错词，这里面有许多专业术语。”柯安怡精致的妆容下，一张俏脸僵僵的，笑都不会笑。

“今天的话题本身凝重而又沉闷，说错了，正好调节气氛。放心吧，有我呢！”

柯安怡深呼吸，仰慕地看向夏奕阳：“夏主播的英语怎么会说得这样娴熟？我这个在英国待了四年的人都自愧不如。”

夏奕阳笑了笑：“我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泡了三年，那里外国人多，语言环境比较好。”

柯安怡瞪大眼睛：“那你酒量一定很不错喽！”

“我是在那里打工，并不是去喝酒。我的酒量很一般。”

柯安怡怔住，夏奕阳三十出头就成了新闻频道的一线主播，她自然以为他和她一样，家境非常不错。这个社会重实力，但想在年轻时创下一番成就，某些时候需要强大的背景支持。

“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助导走过来帮两人别好无线耳麦。

夏奕阳点点头，与柯安怡一同走向摄影棚。江一树等三人坐好，又看了看灯光，高声说道：“那就来了，各机准备，五、四、三、二、一！”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中文卫视在爱丁堡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的气象学者 Dylan 博士，他将与我们一同探讨在全球气候发生变化时，各国应该有哪些预防措施……”夏奕阳清朗沉稳的嗓音在棚内响起，江一树这才缓缓松了口气。

助导轻轻碰了下他的手臂，他询问地看向助导，助导在纸上写道：“夏主播的右手一直攥着，很奇怪。”

江一树看过去，夏奕阳一边与 Dylan 轻快地聊着，一边将编导写的引言稿排顺，搁在稿纸上的右手攥得紧紧的，看上去是有些别扭。他叹息，那个人对奕阳的影响真是不小，一个地址都当珍宝似的。柯安怡一开始有点僵硬，但聊着聊着，便放松了下来，语速欢快而又活跃。这个访谈本来是夏奕阳一个人主持的，为了给她锻炼的机会，也为让节目增添些亮点，才让她一同参与。对她的表现，江一树在心里面打了及格分。

直播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一个小时的访谈很快结束，夏奕阳面对镜头温和地笑道：“本次直播就到这里，感谢 Dylan 先生能来到我们直播间，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安！”

四周掌声响起，江一树走过去，引领 Dylan 先生出摄影棚。夏奕阳摘下耳麦，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抬起头时，看着镜中的自己，把领带松开，又系上，系上又松开。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慌乱了，就连当初面试广院时都没有过。到底在慌乱什么呢？他自嘲地挑了一下嘴角，还是把领带系上了。

出来时，柯安怡站在外面，还没卸妆，好像是特意在等他。

“今天表现很好。”他冲她鼓励地一笑。

“幸好有你，你一说话，我就不那么紧张了。谢谢你，夏主播。”柯安怡真挚地说。

“都是同事，叫我奕阳好了！”他折身进更衣室拿出大衣。

柯安怡改口很快：“奕阳，我知道有一家很不错的意大利餐厅，我们……”

夏奕阳打断了她：“抱歉，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说完，他匆匆走向电梯口。柯安怡窘在原地，两只手不自然地绞在一起。雨还在下，极其湿冷，透过浓浓的夜色，看不清对面的街道。夏奕阳好不容易拦到一辆出租车，把手中的纸条朝司机展开：“去这里！”他听出自己的声音在颤抖，确切地说，是激动、雀跃。一个消失了六年的人，突然之间近在咫尺，狂喜就像浮在水面的木块，怎么按都按不下去。

六年前，她走的时候，连句再见都没有说。可是地球是圆的，兜兜转转，有些人终有

一天还是会遇见，如他和她。夏奕阳端正的俊容慢慢浮上一丝温柔的笑意。因为世界气象大会，爱丁堡的交通比平时拥挤了点，又加上雨天，车走得极慢。一个半小时之后，车拐进一条杂乱的街道，不时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在窗外闪过。车在一座六层公寓前停下。

夏奕阳刚推开车门，就见一个人影从公寓大厅里跑了出来，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欢快地朝出租车挥着。齐膝的黑色羽绒大衣，竖着两个耳朵的灰色毛线帽子，同色的围巾把整张脸裹得只露出一双眼睛。“车来得好快，我今天真是幸运！”正宗的牛津口音，嗓音甜美清脆，两眼弯成半月。

夏奕阳情不自禁屏住呼吸，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错觉吗？他仿佛看到了她，真的是咫尺，只要伸出手，就能摸到她的脸，就能……

“帅哥，帮个忙。”她越过他，走到车后，行李箱太沉，她无法将它顺利放进后备箱，扭头朝他笑着求助。

心，蓦地一坠，怎么都拽不住，他怔怔地看着她。

“对，就是你。帅哥，有没有人说你像韩国某个明星？”她笑着，眯起眼睛。这一刻，她像一只猫。他并不喜欢猫。

她见他不动弹，以为他不愿帮忙，蹙眉，自嘲地耸耸肩，再一次去提行李箱，吃力得腰都弯成了一把弓。他上前托了一把，行李箱“咚”的一声塞了进去。

“成功！”她关上后备箱的门，拍拍手，甩了甩帽子上的雨珠。

“我……”他张了张嘴，发觉自己像是突然失去了语言这项功能，什么也说不出。他只能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尽管她只露出一双眼睛，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而她呢？是他被时光摧残到面目全非，还是她早已忘记了他曾路过她的世界？

“祝你好运，帅哥！”她俏皮地对他挤挤眼睛，绕过车尾，上了车。汽车在灯光斑斓的路面上溅起一片水花。

他呆呆地站着，任冷雨淋湿了头发、模糊了双眼。整个人冷得像站在一汪冰水之中。头顶上方出现了一把雨伞：“先生，需要帮忙吗？”

他拭去脸上的雨水，看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公寓管理员。“请问……叶枫小姐是不是住在这里？”他沙哑地问。

“是住在这里，不过，今天搬走了。”

他朝茫茫的街道看了看：“那您知道她搬去哪里吗？”

“叶小姐要结婚，应该是搬去新居。哦，刚刚她还在呢，先生找她吗？”管理员看着他疲惫而又痛楚的苍白面容，体贴地问道，“要不要进来喝杯热茶？”

他摆摆手，仰起头看了看雨中的公寓。她住在哪一层？这些年过得好不好？遇见过哪些人？为什么要舍弃播音做导游？没有人告诉他，其实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他苦涩地收回视线，把手中的纸条捏成小团，扔进路边的垃圾筒。他相信，这偶然的一瞥之后，不管地球有多圆，他们再也没有相见的可能。天涯咫尺，咫尺天涯，不过如此！

面试其实是一件很考验脸皮的事。

叶枫再一次挤出一脸的温和、端庄，假装没看到对面那个叫崔玲的人事部部长眼中的震惊。她出门时，特意精心修饰了下，画了眼线，抹了腮红，描了唇彩，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看上去很大方很知性。

化妆品是女人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再好的化妆品，也不会说谎。这只是城市电台一档夜间 11 点的情感节目《深夜轻语》的主持职位，又不是选美比赛，面试的女孩却一个比一个靓，一个比一个嫩。夹在这群青春美少女中间，她二十七岁的高龄，真的有点“无地自容”。悲剧的是她还和其中一个女孩撞衫了。挑衣服时，只想着要穿得正式点，给面试官留个稳重的好印象。浅紫色的羊绒西服套裙，小翻领，裙子及襟，A 字型，便于走路，又不那么僵硬。这是她到燕京的第二天，在西单商场咬牙买下的正装中。女孩瞪着她，气得眼中都泛出了泪光。其他等着面试的女孩，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忿忿不平，有的脸露嘲讽。叶枫觉得很无奈，这套装，她穿叫端庄，那个女孩穿叫飘逸，年龄一比就出来了。该哭的人是她好不好？

“你是广院的？”崔玲的语气里透着百分之百的质疑。

叶枫惭愧，广院的播音主持专业，只要不太混，就业率绝对是百分之百，而且专业又对口，但说起经历，又是银行职员又是导游的，的确好像不务正业。“证件看上去像假证吗？”叶枫唇边含笑，故作幽默。

崔玲没有笑，眉头不耐烦地蹙起，挑剔的目光又戳过去两眼：“你整过容？”

叶枫开心了，她把这话理解成夸奖：“没有。”她天生丽质。

“变化真大！”崔玲似乎还是有点不太相信，但她不再纠结这件事，“我看过你的履历，六年前从广院毕业，然后出国，进修金融。你为什么出国？为什么回国？”

叶枫很想回答“这是我的自由，和现在这个岗位没半毛关系”，但她还是一脸认真地回道：“出国是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让人生得到历练，以便于有朝一日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我回国实现我的梦想。”

“七岁的女孩说梦想是可爱，十七岁的少女说梦想是有志向，二十七岁的女人说梦想会不会太天真？”崔玲毫不客气地讽刺。

叶枫严肃地更正：“天真的人也许不合潮流，但她的本性很真诚，她不通世故，

不会做作。电台情感节目，是对主持人声音和智慧的考验，需要真诚投入，才能让听众感受到，才愿意与你用心交流。”

“你不觉得城市电台的平台太小，盛不下你如此远大的梦想？”

“现在刚刚好。”叶枫还挺谦虚，崔玲却有点忍耐不下去，她合上面前的履历表，刚想说话，门从外面推开，进来一个男子，戴着无框眼镜，气质斯文：“在面试？”

崔玲站起身：“快结束了，有事？”

男子点点头，顺手拿起叶枫的履历翻了翻：“不着急，你们继续。”他朝叶枫点点头。叶枫礼貌地目送他离开，男子年纪不太年轻，耳边的头发已显出几缕灰白，不过，这倒给他添了点独特的魅力，很耐看。

“别看了，他不是你的梦想。”崔玲冷冷道。

叶枫收回目光，讶异崔玲尖酸的语气，揶揄道：“不是梦想，也可以当风景观赏。”

崔玲一张丰润的脸倏地黑成了锅底：“你如此从容、平静，不像是来面试，好像这个职位非你莫属？”

叶枫清亮的眸子忽地一亮，整张脸都生动了起来：“我受过播音主持的专业教育，又有一些阅历，时差还没倒过来，很适应夜间工作，而且我还很天真。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不过，最后的选择权在于您。如果您没有选择我，我也没有任何遗憾。”

从崔玲铁青的脸色看，叶枫知道这个面试没戏了，那何必委屈自己呢？她含笑道别，从衣架上拿下大衣，拉开门。这个职位，她很适合，却不是非此不可。

“叶枫小姐！”走廊上站着一人，是她当风景欣赏的那位男子。

叶枫站住，他微笑地伸出手：“你好，我是娄洋。”叶枫气息一滞，城市电台的台长娄洋？

娄洋看了看手表：“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带叶小姐参观一下我们电台的餐厅？”

“这也是面试内容之一？”叶枫心一阵猛跳，手指不由地屈起。

娄洋连笑都很俊雅：“不，因为燕京今天没刮沙尘暴，天气多好呀！”天气是好，细雨如丝，从夜里飘到现在，都没停止，天灰暗得心都不能好好舒展。

“那我是否把这个看作是电台新员工的一个福利？”

“叶小姐很聪明，不过电台新员工可不是好做的。来，往这边走。”娄洋绅士地走在外侧，与叶枫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餐厅在这幢大楼的底层，出了电梯，便闻到一股热腾腾的饭菜香。他们来得有些早，餐厅里还没几个人用餐。

“电台的午餐品种很多，南北风味都有，你随便挑。”娄洋递给叶枫一个餐盘，温和地向橱窗里的师傅微笑颌首，“给我来一份B餐。”

叶枫要了A餐，看上去颜色比B餐丰富些。两人一盆巨大的盆栽后找了张桌子。

姜洋不知是真的惜才，还是病急乱投医，饭没吃几口，连寒暄都跳过，直奔主题：“这个城市里，比较活跃的电台有二十四家。在这些午夜情感节目中，《夜色温柔》《城市悄悄话》《篇篇情》《午夜星空下》都做得非常成功，我们电台在这个时点却是弱项，不管是市场营销，还是讲两性关系，听众关注度总是不高。考察很久，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优秀的电台主持人。叶小姐说得很好，你有经历，又专业，知道怎么与听众沟通，我很期待叶小姐能改变目前的现象。”

叶枫诚惶诚恐，拿起汤匙在汤里搅拌了两下，想了想，放下汤匙，诚实地回道：“姜台，坦白地讲，我毕业之后，就没播过音，也没主持过节目。今天，我也只是想来碰下运气，自己并没有把握。对于情感话题，我可能会让姜台失望。”她自己就是情感上的败将，用什么来指导别人在感情上正确地走？刚才和崔玲说那些，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

“这些你无需担心，节目是1+1，届时还有一位情感专家和你一同主持。叶小姐的声音很有感染力，还有，我对广院的学生有信心。叶小姐，我瞧着你很面熟？”

要是姜洋再年轻个十岁，要是她貌美如花，这样的问话，她会以为是某种暗示的搭讪。可看着姜洋一脸长者般的包容、宽广，叶枫严重鄙视自己不健康的思想，老老实实地回道：“我十年前来广院读书，六年前去的新西兰，我可能长得很大众！”

“六年前广院那届播音主持专业，出了不少名主播，夏奕阳、许曼曼，还有……”姜洋发觉叶枫突然沉默不语，表情僵硬，以为戳痛了叶枫的伤处，忙宽慰，“有的人机遇来得早，成名早，不需要羡慕。我相信叶小姐在合适的平台也一定能绽放属于你自己独特的光彩。”

“谢谢姜台的鼓励。”叶枫拿起汤匙又搅拌了两下汤。紫菜蛋花汤，蛋花很多，汤汁浓厚，城市电台的伙食似乎还不错。

“明天到电台，办下入职手续，后天上班可以吗？”姜洋的语气并不急切，可是他的眼神满含期待，叶枫只得点头。

吃完饭，姜洋又领叶枫参观了机房、播音间。《深夜轻语》安排在第八播音间，新装修过，一切设备都是目前最先进的。叶枫抚摸着话筒、音箱、厚重的隔音玻璃，心里面涌上一股热流。不管离开多少年，不管走了多远，不管如何逃避、否定，她的梦想一直清晰如刻。

随着熟悉的片尾音乐响起，镜头切向气象台的外景播报员，柯安怡摘下耳机，对着夏奕阳长舒一口气：“吁，终于结束了。”

“还会紧张？”夏奕阳整理着播报台上的资料，微微笑道。从爱丁堡回来，柯安怡就正式上了新闻播报台，一周有两次和他搭档。接触下来，她并没有千金大小姐的娇气，性格大方、随和。

“比以前好一点点，但我喜欢这种紧张感，它让我不敢懈怠。奕阳，你可是我的目标。”

“那你的这个目标可不算太远大。”夏奕阳轻笑，站起身来，走出直播间。办公室在走廊的右侧，他得拐一个小弯。新闻播报只有半小时，但这之前要做的工作有很多，需要和编导组开会，熟悉播报内容，还得预备有突发新闻插播。结束后，他通常还要在办公室内回看新闻，再看世界各地的一些报道。回去时，差不多近午夜。习惯了，他可比做晨间节目的同事们好太多，那些同事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四点起床。私下里大家说笑，说他们过的是“农民工”的日子。

“谁说的，你现在可是台里学习的楷模，综艺频道都要帮你做一个专访呢！”夏奕阳腿长，步子大，柯安怡小跑着，才能追上。

这些话听过就飘过，夏奕阳从不当真，播报台上的竞争非常强，最小的错都不能犯。哪怕是资深主播，上播报台，都是谨慎以待。

“对了，后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西服，我好准备我的服装与你搭配。不准说灰色。你真是没有创意，西服非灰即青，同款衬衫一买就是六件，吃饭永远是C餐。”

夏奕阳温和的眸子突地黯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正常：“我就是图个方便，再说男人的衣服都差不多。”

“每一年的款式都变化很大，哪天我和你一块上街，给你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可是服装行家。周日怎么样？”仿佛怕他会拒绝，柯安怡一口气说完，中途都没停顿，一张俏容憋得通红。

夏奕阳不置可否地侧过脸，一眼就看到综艺频道的当家花旦莫菲娉娉婷婷地向他走来：“夏主播，今天你应该能抽出时间接受我的专访了吧！”

“我的经历乏善可陈，履历表上写得很清楚，真的没什么可发挥。”夏奕阳头疼，不明白台里搞这个专访是什么意思。

“网上现在对你评价很高，可你总坐在神坛上，不让人看到你普通的一面，会给观众们距离感。你的专访，可是台长亲自下的任务。我知道夏主播忙，可不敢随便来打扰。”莫菲美目流盼，神态娇媚，但语气却咄咄逼人。

莫菲号称“中文卫视综艺当家花旦”，主持风格特别煽情。大家是同事，平时相处时礼貌疏离。去年年会聚餐，她当着众人，依着几份醉，坐上制作人的大腿，与制作人喝交杯酒，那股豪爽、火辣，和平时镜头前的笑靥如花的亲切模样判若两人。江一树坐在他隔壁，悄声说这是行业里的潜规则。美女那么多，凭什么让你坐那个位置？她现在风头正劲，得罪谁，都别得罪她。

夏奕阳知道这专访是避不过去了，无奈地点头：“行，莫主播都来了，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现在吗？”

“我们节目组为了配合夏主播的时间，一直等着呢！”

一边的柯安怡不舒服了，这不是逼上梁山吗，大家都在一个台里工作，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凭什么你这位主持人讲话就压人一头：“都这么晚了，录好节目天都亮了，还休息不休息？明天的新闻可还是我们当班，嗓子出了问题，谁负责？”她正眼都不看莫菲，上前拽住夏奕阳作势要走。

莫菲漫不经心地瞟了她一眼：“这个责任我还真是担不起。这样吧，我让大伙散了，后面听夏主播安排，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说实话，谁也不想熬夜。”

这话怎么听怎么刺耳，柯安怡正要回击，夏奕阳用眼神制止住了她：“我的嗓子没那么娇气，就今晚录吧，麻烦大家了。”正好，还没卸妆，省得再让毛茸茸的化妆刷在脸上扫来扫去。

柯安怡急得跳脚，怎么说着好像他们求着莫菲了。“我陪你一块儿去。”她狠狠地瞪了莫菲一眼。

“别，你早点回去吧！”本来就是不愿意的事，再有熟悉的人在一旁看着，这下更不自在。

莫菲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等着夏奕阳先走，她扭头冲柯安怡眯起了眼，扔下一句：“自作多情。”看着柯安怡一张俏脸先是涨得通红，再是气到扭曲，她心情大好地追上夏奕阳：“夏主播，我的专访氛围一向很轻松，一会儿，我要是问点八卦话题，你可要配合。”“你尽管问！”夏奕阳用手指抚了下头发，发胶今天喷太多，摸着就很僵硬。

“真的？”莫菲停下脚步，“我听说夏主播当年的志向并不是做主播，而是想做一名中学数学教师。你毕业时，已经拿到了川大数学系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可是你最终改变了主意，留在了燕京，是为了某个人吗？”

或许是角度和灯光的问题，温和的人冷起来，感觉比常人更多几分冷冽。

“你听谁说的？”

莫菲长长的假睫毛缓慢地扑闪了两下，似笑非笑：“你不会以为我只要化好了妆，站在镜头前美美的，就行了吧？做节目之前，我们都会对访谈嘉宾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如果这是你心底的秘密，你不想说，自己把话题挪开就行。大家是同行，这一点不用我教你吧？”

夏奕阳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莫菲也许并不只是传说中的花瓶。

做专访，比播报新闻累多了。走出演播室，夏奕阳觉得口干舌燥，好像在沙漠里走了许久的旅人。抬手看了下手表，快十一点，其他要做的事只能搁一下。他把要看的资料放进包中，关上办公室的门，下楼取车。刚到停车场，手机响了。他疲惫地抿了下唇，把包放进车里，腾手接电话。

是艾俐，老同学了。

“夏主播，你的电话可真难打！”艾俐语气不无抱怨，显然这不是第一通来电。

他借着灯光一看，是有几通未接来电：“刚刚进棚录节目，手机不在身边。艾老师有什么指示吗？”他们那一届，艾俐是唯一留校任教的。同学之间有什么事，都是她出面联系。

“下午有没有看到群里的信息？”

“我没注意。”事实上，他已经屏蔽了同学群。

“就知道你没看到。以前几次同学聚会，你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所以这次我也通知你一下。聚会放在周日，你有时间就过来吧！”

今晚这是怎么了，专访时才把他在广院的四年回忆了一遍，现在同学聚会，他似乎还得再把记忆中的人和事翻阅一次。他无力地闭上眼：“我手头有几个节目赶得紧，不一定去得成，代我问同学们好。”

“行，大伙儿会理解你的。那晚安！”艾俐答得很干脆。

合上手机，他发动了车子。午夜了，这个古老的都城还没有休息，街上仍是车水马龙。他开了车窗，春夜的风是料峭的，吹在脸上阵阵刺痛。他深吸一口冷气，觉得这样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要不是他成了中文卫视的新闻主播，班上记住他的人肯定不多。中文卫视，简称中视，顾名思义，只要是讲中文的地方都能收看到的电视台。全球就算六十亿人，四分之一的华人。中文卫视覆盖之广，频道之多，不能数第一，也该是第二，广院的学生谁不以进中文卫视为人生骄傲？真是惭愧，大学四年，他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打工上，对于学业，只要不挂科就行。他没有时间交朋友，班上的活动也很少参加，总是独来独往。后来与同学们走那么近，是想着有一天能从谁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或者有一天，能和她相遇。

他们相遇了。她的消息，他也已经知道。没有了她，夹在与她熟悉的人中间，只会多添一份失落。去了干吗呢？

空气里有浓厚的灰尘味，他抬起头看天，夜空是灰蒙蒙的。他叹了口气，脚下一踩油门，车“嗖”地冲进了夜色之中。

窗帘遮得严实，室内暗黑与深夜无疑。叶枫躺在床上，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惚。

“啪”，外面传来一记重重的关门声。叶枫慢慢撑坐起，不用看时间，她知道现在一定是下午四点。她搬进这间公寓不到一个月，只要她待在家里，对门的男人总是在这个时候准点出门。他们并没有打过照面，可是她有直觉对方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单身男人。前天，她从电梯出来，看到电梯口有一个四十多码的湿脚印，她的直觉很准。再高挑的女人，也不会有一双四十几码的大脚。男人的作息时间很固定，四点出门，回来的时间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他没有朋友来串门，也没带过伴回来。

待在屋子里的时候，他很安静。有时门缝里会飘出一点音乐。很奇怪，男人爱听民歌，而且是那种原生态的山野里的吟唱，时而激昂，时而婉转，时而火辣。叶枫猜测男人是做什么的。作家？IT精英？艺人？她倾向于是IT精英，作家和艺人的性格不会这么闷骚，也不会这么守时。

叶枫打着呵欠拉开窗帘，天上的太阳已经没有什么威力了，惨白惨白的。今天是《深夜轻语》的第一次试播，九点前要赶到电台。周日还有同学聚会。说起同学聚会，叶枫欲哭无泪。燕京居住人口两千万，东四环，西四环，差不多就像地球的两极，如果不事先约定，谁会遇上谁？可是她就随便进了家超市，推了辆购物车，竟然就撞上了艾俐。她们分开六年，手机号都换了好几个。她当然准备主动和艾俐联系，不过，她想再等等。可是命运就这样安排了。

大学四年，她和艾俐堪称是班上最铁的死党。刚进广院时，她在矫正牙齿，戴着牙套。艾俐看到她，笑翻了，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牙套妹”。这一叫，再没人喊她叶枫，谁开口都是“牙套妹”。就连老师提问时，目光扫到她：“牙套妹，你来回答。”

艾俐怕冷，又有痛经的毛病，每个月的那几天，都要和她挤一张床睡。大二时，艾俐暗恋系里面教大学英语的老师，她帮艾俐送过情书。人家老师很客气地请她俩吃饭，两人打扮得美美的去赴宴，发现还有一位陪客，是位丽人。老师温柔地介绍，这是他的未婚妻。艾俐羞得差点当场一头撞死。

有一年的新年，两人喝到微醺，睡在草地上看星星。艾俐踹了她一脚：“牙套妹，我们的友谊一定会天长地久吧！说好了，我结婚的时候，你给我做伴娘。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喂，结过婚的人能不能做伴娘？”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在你后面结婚？”她冷冷地反问。

“我比你大三岁呢！”

“大又怎样？你连个男人都没有。”

“有男人就了不起吗？哼，你家边城可是事业型的男人，想把他拐进围城，难！”一语成谶！

她和边城在毕业前夕，遭遇情变。此后，她在西半球，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东半球。

六年前的夏天，她几乎是逃出了国，和任何人都没好好道别。就凭这一点，她对不住艾俐，所以艾俐的指责、捶打、眼泪与鼻涕，她统统受下了，就连艾俐第一时间在同学群发布她回国的信息，以及紧急举办一次同学聚会，她也乖乖配合。

艾俐是个体贴的人儿，对她说：“不要担心，边城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你没机会遇到他。”她听着，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儿。六年过去了，虽然偶尔想起往事，心还会隐隐作痛，但不会喘不过气来。不过，对于同学聚会，还是有种说不出的畏惧，就像近乡情怯。这些，她不会说给艾俐听的。令她啼笑皆非的是，边城竟然和她一

样，是班上唯二不务正业的。他弃播音而从商，现在事业做得很大，已是燕京名流。艾俐不厚道地调侃，如果遇上，你俩肯定有共同语言。

她很意外，当年边城的专业在班上是最优秀的，怎么会改行？艾俐说：“以后慢慢说给你听。”好像是个曲折悠长的故事，叶枫不是很好奇。

出门明明很早，到城市电台还是晚了。燕京高架建了一环又一环，出行依然不可预测。还好，离试播还有半小时。叶枫看着站在第八播音间的崔玲，心虚地深吸了两口气。

办理手续那天，崔玲严厉地告诉她这只是试用，并不是正式聘任。三个月之后，如果反响很好，才会与她签订正式合同。叶枫明白职场规律，从来没有白吃的盛宴。崔玲又说道，虽然她不赞成叶枫入职，但娄台坚持。于公于私，她都会支持娄台。说这些时，她一脸的忍辱负重。

电台有些节目可以预先录好音，到点播放，还有几个编导跟在后面写稿、策划。而情感节目需要听众现场参与，只能直播。会有什么样的听众打电话来，问出什么样的话题，谁都无法预料，这全得看主持人的功力。叶枫不是没有压力，但这样的节目很有挑战性，很锻炼人，成功了，说不定就会变成一档以她名字命名的节目。

“抱歉，路上堵车，我……”叶枫讶然地闭上嘴，发觉众人的神色都不对。崔玲黑着脸，眉头不知打了多少个结。她的面前站着几个人，个个都十分慌乱焦灼。刚配给叶枫的助理小卫，似乎都要急哭了。“怎么了？”叶枫纳闷地问。

“专家今晚来不了了。”小卫从眼帘下方飞快地扫了眼崔玲，转向叶枫。叶枫瞪大眼，真是出师不利。“那现在怎么办？”崔玲深吸一口气，破釜沉舟般转过身对众人说：“时间马上到了，你们进控制室准备，叶枫进播音间。”

“崔部长……”叶枫四下张望，娄台呢，怎么不在？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台里花了很大力气才推出这档节目，现在专家缺席，难道我们要让这节目开天窗吗？我不能，你也不可以。我不管你是配乐诗朗诵，还是煽情独白，还是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这一个小时，你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撑下来。如果老天开眼，有听众电话进来，你就按你的思维回答！不要想太多，至少先把今晚撑过去。节目真砸了，你不用负责任。”

崔玲话说到这份上，纵使前面万丈深渊，叶枫也只能闭眼纵身一跳。

“专家的老公金屋藏娇，被她发现，她追过去讨伐，三句话不对，就动了武。人家两个打她一个，她还不吃亏？人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电话打来时，崔部长都疯了，这专家可是崔部长力荐的。”小卫瞅着崔玲转过身去，忙凑近叶枫低声耳语。

叶枫“噗哧”乐了，难怪崔玲这般尽心尽力，虽然决定很果断，可是语气里却掩盖不住沮丧。本来崔玲是想用专家压她一头的，没想到命运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不知道今晚回家后，崔部长会不会躲起来偷偷哭？”小卫眨着眼，想象道。